

《馒头庵》

主要角色

智能：旦，道装

秦钟：小生

贾宝玉：小生

秦邦业：老生

书童：丑

情节

智能本卖弄风骚，不能苦守禅戒。自贾宝玉、秦钟二人见之，入庵调情，智能遂来得正好。惟二人皆纨绔少年，接待颇难，只得左应右酬，不少轻重，与勾栏一般手段。当时智能为二人肆扰不休，屡欲脱身不得，卒施小计，借讲笑话中，作蝴蝶飞之状，远而去。二人乃始归。惟二人心中，贾宝玉不过半真半假，究竟贾宝玉于脂粉丛中之阅历多，眼界广。智能虽骚，尚不足乱其心曲。自二人去后，智能本在作种种妄想，谓贾宝玉太奢侈，将来必弃旧恋新，还是秦家稍清贫可靠。因决志向秦钟。时方洗杯碗，恋想入神，竟至失手落地，碗碎方警醒。适秦钟蹑手蹑脚至，两情相洽，遂私下成交。不料秦钟之情形，及其夤夜私出，早为贾宝玉窥见，知非好意。贾宝玉乃尾秦钟往，入庵四索，野鸳鸯竟被撞破，贾宝玉故恐吓作势，卒乃拉秦钟去算账。此中暧昧，亦为智能识破，而心疑之。诃天不方便，好事多磨。秦钟自是晚，夜行多露，归后即染重病，卧床不起。智能日盼望，却总是青鸾信杳，黄犬音乖。望之数日不能耐，乃日往秦府门前探视。因为书童秦禄察破，故与盘问，智能又假正经，秦禄欲揩油不着，憾之。因转假殷勤，谓公子嘱候师太入相会云云，以诿之。智能堕其计，入门房以俟。一面，秦禄即入向秦钟父秦老太爷前放风行唆，将秦钟在馒头庵与智能私会，因之染病夹阴，现在智能又每日来门前窥探，被小人用计骗入等情，和盘托出，尽行告诉。秦邦业自然大发雷霆，立命将智能唤入，大肆斥骂，并送县驱逐出境，以免良家子弟之堕落。既将智能发办讫，又呼儿子至，不顾死活，痛打一顿。但年老之人，究竟不禁气闹，因此一场发怒，秦老太爷自己遂先少陪，呜呼哀哉了。秦钟雪上加霜，又兼惭愧交并，其病势之加重至九分九，自亦不待言。贾宝玉得报，因与有算账之交情，急往握手作最后之别。迨贾宝玉慰病去后，秦钟病即大渐，未几即绝，盖智能已羞恶自尽死，此时乃被其索命而去也。

注释

《红楼梦》中之淫乱，即此可见一斑。然秦禄馋唆，至死人一家，绝人后代，鬼胡不捉之去耶？此剧本中，于贾宝玉、秦钟在庵听讲笑话由来后，忽插入二公差过场之一场，此种伏线，实为从来所未见，乃全剧之疵，演时当省去之。

欧阳予倩，以善演新旧混合剧名，专饰花衫角色。此《馒头庵》一剧，为欧所编，颇盛行一时，京津间亦常演之。其事实，为《红楼梦》中第十五回“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十六回“秦鲸卿夭逝黄泉路”之一段，剧本中自贾宝玉、秦钟送殡后，私入馒头庵，与小尼智能打棚胡闹为始，至秦钟病死止。

根据《戏考》第四十册整理

【第一场】

（智能上。）

智能	（二黄原板）	可怜奴生小的便无有家， 辛苦忙浮沉沉未有涯。 虽然是剃度了莲花台下， 莲花儿却似那溷中花。 那修行看起来都是假， 无端端辜负了这好年华。 这春光时刻无定价， 满腹中心事乱如麻。 将身儿离却了房外晒， 一定的主意不思与他。
----	--------	---

(智能坐。)

智能 (念) 日想断肠问上苍，前生冤债几时偿？怜奴弱絮随风浪，青灯古佛泪千行。
(白) 奴乃智能。在这馒头庵内，自幼出家。咳呀，据奴看来，这是冥冥之中，自有些主宰。既然是冤家路窄，何不使多情人成了眷属的呀。这俱不思，不免前面祝告便了。

(【小过门】。智能走小圆场。)

智能 (白) 哎呀，吾的神圣呀！
(二黄原板) 看起了何处是清凉世界，
尊神圣你听奴苦情诉来：
出家人本是那无计可奈，
大坑中只怕是莲心难胎。
想奴的终身事怎样分开，
全靠神圣来遮盖，
(白) 休得烦恼。

(贾宝玉上。)

贾宝玉 (白) 唔哼！
智能 (白) 外面是哪一个？
贾宝玉 (白) 是我。
智能 (白) 哦，原来是你，
贾宝玉 (白) 听你这话音，你还有别人不成么？
智能 (白) 你说的什么！

(秦钟上。)

秦钟 (白) 咳，吾也来了呀！
智能 (白) 哎呀呀，又来了一个。
贾宝玉 (白) 他也来也，你看怎么办呀？
智能 (白) 坏了坏了，不好不好，
贾宝玉 (白) 还是我不好呢，还是他不好？我们两个人，到底是谁好谁不好？
秦钟 (白) 不用说了，自然是我不好，对不对？
贾宝玉 (白) 你好，是我不好。
智能 (白) 你好。

(智能向秦钟。)

智能 (白) 你也好。就是我不好。
秦钟 (白) 哎呀呀，这可是真真罪过罪过，
贾宝玉 (白) 你若是不好，我还不到你这里来呀。
秦钟 (白) 着呀，我们还不来了，
智能 (白) 你们可是有正经事儿来的么？
贾宝玉 (白) 不错不错，你知道什么。
秦钟 (白) 你告诉她，你告诉她。
贾宝玉 (白) 是正经事，什么正经事，就是为奶奶的事儿来的。
智能 (白) 哦，为了奶奶的事而来的么？
贾宝玉 (白) 哎哎不错呀。
秦钟 (白) 对了，我还不曾娶——
贾宝玉 (白) 你还不曾娶什么？你说你说。
秦钟 (白) 我还不曾娶过奶奶呀。
贾宝玉 (白) 对了，这么办罢，我来作一个媒人，你看看怎么样？
智能 (白) 哎呀呀，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二人。我可要走了，我要——

(智能下。)

秦钟 (白) 好，走了，你看如何？
贾宝玉 (白) 不妨，咱们二人在后跟她去。
秦钟 (白) 好，走走走。

(贾宝玉、秦钟同下。)

【第二场】

(智能上。)

智能 (西皮快板) 时才前殿奈如何，
看他二人变成魔。
离了前殿到房卧，
也是奴弱质受折磨。

(白) 咳，时才好无来由！见他二人——

(贾宝玉、秦钟同暗上。)

贾宝玉 (白) 呀能儿！

智能 (白) 又来了。

贾宝玉 (白) 这是什么话，死了不埋。

秦钟 (白) 对了，就上呀！

咳，能儿，我们二人，有话没说完，你怎么走呀？

智能 (白) 你们还有什么好话？

秦钟 (白) 我们是规矩人，怎么会没好话。

贾宝玉 (白) 是呀！

不是的，她定然讨厌我二人，她便走了，不答应我二人，是不是？

智能 (白) 好好好，慢慢说，你们说那不答应，实在没有这事呀。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既然不讨厌我二人，你就不要走，咱们谈谈。

智能 (白) 我不走，我不讨厌你二人，事事答应你们。你们说罢。

秦钟 (白) 好，老二，你叫能儿倒一杯茶来，我吃吃，好不好？

贾宝玉 (白) 你叫她倒去，不是一样的么？

秦钟 (白) 不然不然，我叫她去倒去，乃是无情无意。你叫她去给我倒来，那才是有情的，有意的。你去你去，不要瞎说。

贾宝玉 (白) 我哪里会去说。好了，你也不要假正经，那一日你正在老太太房里，你是那样——

唔唔唔，那事是有的。

秦钟 (白) 那是没有的事，好好好。
能儿打杯茶来我用。

智能 (白) 你吃茶么？你等，我去倒来就是。

(智能拿杯。)

智能 (白) 奶奶奶，茶来了，你们哪一个吃？

秦钟 (白) 拿来拿来，给我吃。

贾宝玉 (白) 来来来，给我吃。

智能 (白) 哦，给你吃。

贾宝玉 (白) 给我吃。

秦钟 (白) 我吃。

(贾宝玉、秦钟、智能同抢。)

智能 (白) 哎哎，你们两个人不要争，到底是你们二人，哪一个吃呢？

贾宝玉 (白) 咳，秦老二呀，你要叫智能恭恭敬敬的，将这一碗茶，送给我来吃了，那才算你们两个人的情意来了。

秦钟 (白) 好呀，将这一碗茶，你让我这么先吃一口，我再叫她给你，可好呀？

贾宝玉 (白) 你别开了讲，你先吃了，这一点鲜味就没有了，还是我先吃。

智能 (白) 哎呀呀，这么一碗茶，你们都要这个样儿争，难道说，我的手上还有糖，是还有蜜不成么？

贾宝玉 (白) 哎呀，我今日，就要看看你们的这点情分了。

智能 (白) 你是哥哥，你就让你弟弟先吃，可好？

贾宝玉 (白) 唔唔，我要先吃的。

(智能向秦钟。)

智能 (白) 你是弟弟，让你哥哥先吃呀？

秦钟 (白) 唔唔，我要先吃的。

智能 (白) 好了好了，他们两个人，一个也不让，这就难了。
吾得了，待吾再去倒一碗茶来，你们不要争，我去倒去。

贾宝玉 (白) 不要倒了，我有法子了。

智能 (白) 你有了什么法子了？

秦钟 (白) 对了，你有什么法子？

贾宝玉 (白) 你过来，我告诉你听。

智能 (白) 好好好，我就过来，你说罢。

(贾宝玉抢茶。)

智能 (白) 哎呀呀，我上了他的当了。

贾宝玉 (白) 你拿来罢。

秦钟 (白) 你不要都吃了，给我留着半盏。

贾宝玉 (白) 拿去拿去。

秦钟 (白) 好吃呀，好吃呀。

贾宝玉 (白) 有味呀，有味呀。

智能 (白) 你看他二个人那个样儿。

贾宝玉 (白) 将碗拿去。

(智能接。)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真好，真开心呀。

智能 (白) 你们二个人，在那里有味开心，将吾这里，再湿了一大块。

秦钟 (白) 叫宝二爷给你擦擦干净就是了。

贾宝玉 (白) 好，待吾来与你擦上一擦。

(贾宝玉擦。)

智能 (白) 好了，不要擦了。

贾宝玉 (白) 我要再给你一擦。

智能 (白) 我要走了。

秦钟 (白) 你怎么又要走呀？你到哪里去？

智能 (白) 我有要紧之事。

秦钟 (白) 且慢，你不要走。

贾宝玉 (白) 你别走。

智能 (白) 好好好，我就不走，可好？不走了。

秦钟 (白) 这是他有个小面子。

贾宝玉 (白) 只要你不走，就好办呀。

智能 (白) 你们不叫吾走，又便是怎么样儿呢？

贾宝玉 (白) 咱们大家儿谈谈心。

秦钟 (白) 咱们再说话。

智能 (白) 你二人有什么谈的，有什么说的，你们尽管说谈什么？

贾宝玉 (白) 咱们随便谈谈。

秦钟 (白) 是随便说说。

智能 (白) 我来想想，说什么好呢？哦有了，我说一个笑话儿。你二人来听听，你们看好不好？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怎么说？说笑话，那时极好的了不得呀，你说，我二人听。

智能 (白) 你们要听？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我们要听，你快点说。

智能 (白) 我说，听好了。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听好了。

智能 (白) 有一天——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哦，有一天，怎么样呢？

智能 (白) 我不说了。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你怎么又不说了？

智能 (白) 说出来, 哎呀, 你二人要恼的, 我不说了。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你只管说, 我二人不恼就是。

智能 (白) 你不恼, 我来说: 那一天, 有两个小孩子。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哦, 有两个小孩子, 这小孩子他怎么样呢?

智能 (白) 他二人, 在那里扑一个蝴蝶。

(智能笑。)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哦, 扑一个蝴蝶, 你笑什么? 你说, 我二人听。

智能 (白) 我不说了。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你怎么又不说呀?

智能 (白) 你二人不得到听么, 我就不说了。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好, 我二人真听的好听之时, 你笑了一笑, 到说我们不好好儿的听, 这可是真冤枉。你快点说呀。

智能 (白) 你们听好了: 那一个蝴蝶儿, 飞到东, 那两个小孩子, 他们就赶到东。那个蝴蝶飞到西, 那两个小孩子, 他们就赶到西。你们猜猜看, 那个蝴蝶儿, 它就飞到哪里去了?

贾宝玉、
秦钟 (同白) 飞到哪里去?

智能 (白) 哎呀呀, 它就飞, 飞, 飞——它就飞了。

(智能下。)

贾宝玉、
秦钟 (同笑) 哈哈!

(同白) 哎呀呀, 她就此飞了!

(同笑) 哈哈。

(贾宝玉、秦钟同下。)

【第三场】

(二差人同上, 过场。)

差人甲 (白) 我说伙计, 这天色不早了, 不要误了公事。你我到衙中伺候, 请呀!

(二差人同下。)

【第四场】

(秦钟上。)

秦钟 (唱) 多情人怎禁得柳桥花艳,
惜花心看花眼惯受花怜。
为寻花我把这回廊绕遍,
但愿得花长好明月长圆。

(白) 小生秦钟。是我与那馒头庵中一个小尼姑, 名叫智能, 长的真真不错。我二人自从相识之后, 心中好同乱絮, 只是不能够自定, 但是庵中耳目太众, 此时叫我秦钟, 是怎样才好放下手来? 我不免今夜, 将晚饭吃过了, 我去四下里游玩游玩一番, 倘若是我遇见了她, 在僻静之中, 我们二人, 成其这桩美事, 岂不是快乐好吗。待我前去, 只是绕遍回廊, 玉人难见, 这时候叫我相思望煞, 真是可怜小生我也!

(西皮摇板) 这时候把我的相思难忍,
必须要暗偷情才得称心。
今夜晚我只得游玩暗寻,
才把我内心事散去浮云。

(秦钟下。)

【第五场】

(智能托茶盘上。)

智能 (西皮二六板)

智能生来这苦命，
自思自想好伤情。
这冤家窄路荡尘心，
一行一坐心中忖。
想把我内情对他论，
又恐他是薄情人。
拼命凄凉无别论，
今生不恋绮罗裙。
出嫁也不能花想生，
只得黄泉走一程。
昏昏沉沉好伤心，

(白) 哎呀，我看那宝二爷与那秦二爷，他那二人心中，都有点十分的有意，要想与我的意思。只是我想那位宝二爷，他本是一个富贵人家子弟，看他将来，必定要有三房四妾，只恐怕他在中途，要把我抛弃，那时间，我可是该当怎么样，如何是好？再说到那秦二爷，看他倒是寒素人家，此事只要他能够将吾救出了这个火坑，我就是拼着一死，我也是跟他一世。哎呀，不好，想我这一寸的苦心，何日怎样才得耐下。得呀，这无限的春情，难以自遣，落花无主，越思越可怜，咳，智能呀呀，你今日休得胡思乱想，他们俱是什么样的人，你又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富贵人家，你是苦命出家之人，你怎能够跳出了这个火坑？你是怎么样子，能去配是什么那王孙公子，王孙公子！哎哎呀呀，我还是洗洗茶碗罢。

(【小过门】。智能洗碗，思人。)

智能 (白)

咳，智能呀呀呀，你今日是怎么样了，难道你、你、你要生病么？智能，你要放得清醒些！
这就好了。

(智能将碗打碎。)

智能 (白)

呀！
一霎时思此事心中昏沉。
越心思越意想越无有定，

(唱)

(秦钟上。)

秦钟 (唱)

满庵中四下里俱已寻找，
不见那智能尼所为哪条？
我见那智能尼忙去怀抱，
切莫要辜负了今日良宵。

(秦钟看。)

秦钟 (白)

哦，好呀，原来她正在这里。
哈哈，呀能儿！

(智能看。)

智能 (白)

你来了，你来了。

(智能笑。)

秦钟 (白)

好呀，你敢情在这里，叫我一个人，东找西找，南走北撞，我好一场苦找也。

智能 (白)

怎么你找我么？

(智能偷笑。)

智能 (白)

呀，秦二爷，你找我做啥呀？

秦钟 (白)

我此趟来，你大概么总知道一点。

智能 (白)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

秦钟 (白)

你知道，你晓得的。

智能 (白)

我实实不晓得，你说了罢。

秦钟 (白) 我对你说：我要来与你，咱二人，我是一来恭喜，二来参禅来的。

智能 (白) 哎呀，我不懂，你说了罢。

秦钟 (白) 哎呀，我的好人呀，你看看，我真急死了。你今日要是再不依我，我可就要死在你这里了。

智能 (白) 不忙，我只等你，救我出得了这个火坑，我那才便终身从了你，也就是了。

秦钟 (白) 此事也容易，只是一样，这远水救不了近火，来来来。

智能 (白) 慢来慢来。

秦钟 (白) 来呀来呀。

(秦钟拉智能，秦钟、智能同下。贾宝玉上。)

贾宝玉 (唱) 我这里轻轻慢朝前近闯，
今日里我必定捉拿鸳鸯。

(白) 小生宝玉，是我时才看见了那秦老二，鬼鬼祟祟的，他径往那后房去，他一定是要与那智能，他们二人作些什么事情，不免我去吓吓他二人，这岂不是有趣呀，有趣呀！

(贾宝玉走小圆场。)

贾宝玉 (白) 到了，待我摸进去。

(智能上，下。秦钟上。贾宝玉拉住秦钟。)

贾宝玉 (白) 呀呀，你！

(贾宝玉看。)

贾宝玉 (白) 原来是你，这是哪里说起。

秦钟 (白) 呀，宝二爷。

贾宝玉 (白) 你还认得是我，好呀，你在此，与那智能作些什么？走走走，去见奶奶。

秦钟 (白) 好了好了，你不要喊叫，众人知道，你要怎样，咱就怎样，依你。

贾宝玉 (白) 这个时候，我不与你说，等到了一会，夜里睡下，我再与你算账。

秦钟 (白) 走呀。

贾宝玉 (白) 细细的去算，你随我走。

(贾宝玉、秦钟同下。智能上。)

智能 (唱) 也不知宝二爷怎样算账，
难道说他二人也要鸳鸯？

(白) 哎呀呀，可羞煞我也。方才那宝二爷，将秦二爷拉走，他二人定有些不干之事，待我暗地探他二人。正是：

(念)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智能下。)

【第六场】

(书童上。)

书童 (数板) 打扫打扫，年年辛苦受不了，直到老，我今生就的奴才命，难把老婆讨，难把老婆讨！

(念) 有福之人人扶侍，无福之人扶侍人。

(白) 小子，秦府的书童先生便是。我家老爷，他名叫秦邦业，我家相公，名叫秦钟。是我昨日，在外面游玩，听见有人言说：我家的大相公与那馒头庵中的小姑子，她叫什么，哦对了，她名叫智能，我家相公，他二人就有了交情了。怪不得那个姑子，她是天天到我们这里来探望。只是谁想吾家相公，他自从打庵中回来，他就得了伤寒之症，他是偏偏的不能出来，是他二人，竟自没有见面，是我今日，特地在此等候她到来，待吾寻她开开玩笑，一来开开心，二来也好消消我的犯愁之闷，这岂不是好呀。闲话少说，待我扫地便了。

(书童看。)

书童 (白) 咦，说着说着，看那边来的一个，好像是姑子，一定是她来了，待吾躲在门后头，吾听她说些什么。

(书童下。智能上。)

智能 (唱) 走奔天涯人不见，
想到今日泪如丝。

(智能看。)

智能 (白) 来此已是秦公馆的门首，只是吾到此有多少次了，怎么不见他出来，但不知他是负心之人，还是他有了病了。哎，秦相公呀，秦相公呀！

(唱) 我今想你你可想？
恨无双翅飞过墙。

(哭) 哎呀秦相公呀！

书童 (白) 呀，小生秦钟在此。

(智能看。)

智能 (白) 呸，你是何处大胆的奴才，敢来哄我，你是什么道理？

书童 (白) 哎呀，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叫我一声奴才，你是真真的大放你的此屁大狗屁也，大狗屁也！

智能 (白) 我是出家之人，你为什么出言就是无理？

书童 (白) 你是出家之人，你到此干什么事情来了？

智能 (白) 你问我啊？

书童 (白) 呵，我不问里，我还问什么？

智能 (白) 我到此来，化缘来了。

书童 (白) 化缘来了？

智能 (白) 正是，化缘来了。

书童 (白) 我来问你，你的庵堂，什么名字？

智能 (白) 乃是馒头庵。

书童 (白) 哦馒头庵，这话，你们就不用说，庵内之人，一个人怀内揣着二个大馒头，故此叫作馒头庵，是不是呀？

智能 (白) 不要取笑。

书童 (白) 我来问你，馒头庵中，有一个人，你可认识不认识呀？

智能 (白) 但不知是哪一个呢？

书童 (白) 我说出这个人来，你必认识，你要不认识，我是王八旦。

智能 (白) 是哪一个？有姓名方知。

书童 (白) 馒头庵之中，有一位智能师太，你大概总认识她罢。

智能 (白) 我认识她，你便怎么样呢？

书童 (白) 我告诉你，不是别的，呵，有一个缘故在内。

智能 (白) 但不知有什么缘故呀？

书童 (白) 只因家中的大相公，与那馒头庵中智能师太，他二人是十分的相爱呀！

智能 (白) 你家相公，可是那秦钟相公么？

书童 (白) 是的呀。

智能 (白) 后来便怎么样呢？

书童 (白) 后来自从我家相公，从那馒头庵中回来，回来之后，他就染了一场重病，我今日把话告诉你，你回去，倘若认识她，就请你与那智能师太去一信，叫她是速速的前来，见他一面，越快越好，劳你大驾，费你心。

智能 (白) 哦，怎么，那秦相公，他身染了一场重病么？

书童 (白) 不错，他病了，恐怕他是不能好了，九死一生。

(智能急。)

智能 (白) 哎呀相公呀！

(智能哭。)

智能 (唱) 听一言来吃了惊，
两下相阻怎相逢？

(白) 呵呵呵，秦相公呀！

(哭) 哎呀秦相公呀呀呀！

书童 (白) 咦咦，你听见我说我家相公病了，你怎么就哭起来了？

智能 (白) 想咱们出家之人，有道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听说人家生病，乃是病魔缠身，我是岂有不哭之理呀？

书童 (白) 哦，这也是出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哪有不哭之理。幸喜我们是不在医院局旁边，若是在医院局旁边，你们出家的眼泪，要用一口大缸存起来了。

智能 (白) 此言你是讲的不差。

书童 (白) 好呀，她听我说我家相公身染重病，她就哭了，她还说此样言语。有了，待我装病一回，看她是怎样，我说来就来。
哎呦哎呦。痛死了。

(智能不理，背面。)

书童 (白) 呵咦，我这肚子痛，你怎么就不哭呀？

智能 (白) 你是假的。

书童 (白) 我是假的，好，这出不成，再换一出来。

(书童看。)

书童 (白) 你休得强辩，我认识你，你不就是智能么？好呀，我们大相公的病症，就是从你的身上而起，你若是好好的求求我，我就引你进去，你二人见了一面。如若不是不然，你可晓得！

(智能惊。)

书童 (白) 你也不要害怕，我对你说，我家相公怕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他怕我，你要是与我，咱二人好上一好，我就带你进入，住在门房里。若是相公叫你陪陪，你就陪陪相公，若是相公不叫你，你就陪陪我，你看看好不好，好不好？可怜我还无有娶过老婆呀，请你发发慈悲，慈悲，开开你那个小方便门罢！

智能 (白) 哇，胆大的奴才！

书童 (白) 又来了。

智能 (白) 你竟敢在此胡言乱道，我要禀告相公，打断了你的狗腿。

书童 (白) 嘻，好呀好呀，这个妖精，倒看不出她，会摆起架子来了，我来骗骗她，叫她晓得晓得我的厉害。

呀智能师太，小弟我看你是个贞节的师太，不是那杨花水性之辈，时才间是我的不是，一时瞎了眼，还要求求师太宽恕宽恕。

智能 (白) 我来问你，今日相公的病如何？

书童 (白) 我家大相公的病体沉重，只等师太前来，你将他救活了，你功劳不轻，你能够看着他死吗？师太若是不救他，他可马上就要呜呼哀哉，伏惟尚飨了。

智能 (白) 此话是真的么？

书童 (白) 哪一个还来骗你不成么！

智能 (白) 你叫我是怎样的救他呢？

书童 (白) 这个……

(书童想。)

书童 (白) 哦哦有了，很容易，很容易，我们大相公，他叫我在门外，等了师太好几天了，只因我家老爷在家，不便。如今老爷不在家，请师太随吾去到书房，我家相公一见师太，我家大相公的病，自然就会好了。

智能 (白) 哎呀且住，想大相公，既然是身染了重病，我智能就应该拚着我的这条性命，我是也要前去看他一看。我就进得他的房去，站在他的那床前，他那里回头一看，看见了我智能来了，不知他那时是怎么样的欢欢喜喜的开心。那时间我智能是怎么一场的好呀。

(智能作态。)

智能 (白) 呵，你是相公家中，什么人呀？

书童 (白) 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智能 (白) 你姓甚名谁？

书童 (白) 我告诉你，我也姓秦，名禄，我是我们大相公的书童，我从小就跟着我们老爷相公。

智能 (白) 哦，原来如此，我二人若是见面，还要重谢与你。

书童 (白) 你见了我们相公，给我说两句好话，就得了。

智能 (白) 那是自然，请你与我带路，少时见了相公，重重谢你。

书童 (白) 自己人不要客气，你随我进来你，你随我进来。

(书童、智能同进。)

书童 (白) 你前面先走，待我来，将门关好上了就来。

(智能下。)

书童 (白) 好呀，这个妖妇，这是你自投罗网。若不是我使一小计，哪里成呀。正是：
(念) 我今一计安排好，看看妖尼怎脱逃。

(书童下。)

【第七场】

(秦邦业上。)

秦邦业 (引子) 积善之家，却不羨，高车驷马。
(白) 下官，姓秦，名邦业，官居营缮郎，想我虽然是官卑职小，倒也安然无事，却还消闲。我妻尤氏，所生得一子，如今身得重病，我不免将他唤将出来，问个明白。
书童 (内白) 书童哪里？
(书童上。)
书童 (念) 来了！
(白) 唤我即来到，上前问根苗。
秦邦业 (白) 参见老爷！
书童 (白) 罢了。
秦邦业 (白) 谢老爷，呼唤我小书童出来，有何吩咐？
书童 (白) 你家大相公病体如何？
秦邦业 (白) 我家大相公，病体越来越重了。
书童 (白) 咳，将大相公扶将出来。
秦邦业 (白) 是是是。
书童 (白) 老爷有请大相公！
秦钟 (内白) 来了！
(秦钟上。)
秦钟 (二黄摇板) 忽听得老爹爹一声来叫，
(白) 扶病症我上前细说根苗。
秦邦业 (白) 爹爹在上，孩儿拜揖。
秦钟 (白) 罢了，一旁坐下。
秦邦业 (白) 孩儿谢坐。
秦钟 (白) 儿啊。
秦邦业 (白) 爹爹！
秦钟 (白) 你的病体如何？
秦邦业 (白) 孩儿的病么，咳，依然如故，不见痊愈。
秦钟 (白) 儿呀，你自己可知道，此病是从何而起？
秦邦业 (白) 这个，起居不快而已。
秦钟 (白) 书童，将大相公扶了进去。
秦邦业 (白) 喳喳喳。
(秦钟、书童同下。)
秦邦业 (白) 咳，想我七十之人，还受些这样累赘，叫我死在九泉，也是不得明白。
(书童暗上。)
秦邦业 (白) 书童，快快前去，将王大夫请了来。
书童 (白) 我说老爷，你老人家，先不要这等的忧烦，此事先不要请王大夫。我家大相公这个病，他是并不大什么十分的要紧，只要是知道大相公的病源，就好医治他的病症了。
秦邦业 (白) 哦哦，只要知道大相公的病源，就好医治他的病了？呀，书童，听你之言，难道说，你定知道大相公的病源了呀。
书童 (白) 我呀，我知道么倒是知道的，只是我不敢说。
秦邦业 (白) 因何不敢说呢？
书童 (白) 我怕你老人家又要生气，故此我不敢多说话。
秦邦业 (白) 不妨事。自要 you 从实说来，老爷我还有赏。你若是不讲了实话，隐瞒此事，我是就要打断你的狗腿！
(书童怕。)
书童 (白) 哎呀老爷老爷，我不敢胡说，你不要打，我说就是了。
秦邦业 (白) 快些讲来。

书童 (白) 喳喳。呵老爷，你老人家，可知道大相公，他得下的是什么病？

秦邦业 (白) 你家大相公得的病么，不过是感冒之症，可是的？

书童 (白) 不对不对，他不是感冒之症。

秦邦业 (白) 你知道他是什么病呢？

书童 (白) 他呀，他是那伤寒病。

秦邦业 (白) 呵，怎么讲呢？

书童 (白) 他是伤寒上头，加二个字。

秦邦业 (白) 加哪个字呀？

书童 (白) 他是夹阴伤寒。

秦邦业 (白) 呸，招打。

书童 (白) 老爷，你老人家别生气。你老人家生气，小人就不敢开口说话了。

秦邦业 (白) 好好好，你且讲来。

书童 (白) 你还生气不生气呀？

秦邦业 (白) 我不生气，他是什么病，快快说来我听。

书童 (白) 我家大相公，因为了那一天，送那位姑奶奶的殡之时，大相公就跟随了那荣国府的宝玉宝二爷，他二人就同到了那馒头庵去。可好那哪晓得，那个庵中有一个小尼姑。她的名字，我也打听来了。

秦邦业 (白) 她叫什么名字？

书童 (白) 她叫智能。那时间，谁知道他二人，就是眉来眼去的可就吊上了。因此我家大相公，回得家来，他就生下了这个样子的病症。你老人家想想，他可是夹阴伤寒。

秦邦业 (白) 哦哦哦，这个奴才，竟敢作出此事，这也是秦门之子！

书童 (白) 此事我本不知道。

秦邦业 (白) 哪个对你讲的？

书童 (白) 乃是荣国府内的小厮告诉我的。那时小人，我起初也是大不相信此事。是小人想了一个法子，我天天在门口扫地。可巧哪里知道，就是这几天，那个馒头庵之中的尼姑，她是天天在我们这个门外张望，要寻相公说话。她偏偏遇见了小人。那时间，是小人我用我的三寸不会烂的舌头，将她的真情实话骗了出来。这是小人千真万真，奴才实实的不敢有半句谎言。

秦邦业 (白) 我来问你，那尼姑她现在哪里？

书童 (白) 是你老人家哪里知道，那是小人早就将她骗进府中来了。

秦邦业 (白) 哦，你已将她骗进来了，她在何处？

书童 (白) 我叫她在门房内等着呢。

秦邦业 (白) 好好好，快将那尼姑叫了进来。待你老爷细细问她。

书童 (白) 哦，是呀。

这我该给她点眼力，看看她在外叫我奴才，我再来耍耍她。

智能 (内白) 呀智能师太，我家的大相公，请你说知心之话呀！

(智能上。)

智能 (白) 来了！

书童 (白) 呀书童，可曾见过相公？

智能 (白) 见过了，我们大相公，叫我请你哪。你随我进来，见过相公，来来来。

(书童、智能同进。)

智能 (白) 有劳了，相公在哪里，相公在哪里？

秦邦业 (白) 唔哼！

智能 (白) 哎呀呀，我怎么走了错路，这是别人的家，待我走去。

秦邦业 (白) 回来！

书童 (白) 回来！老爷有话说。

秦邦业 (白) 你是往哪里去？

智能 (白) 我呀？

秦邦业 (白) 哪里去？

智能 (白) 我、我、我回到我的庵中去。

秦邦业 (白) 且慢回去。我来问你，你到此则甚？

智能 (白) 我不过是化缘来了。

秦邦业 (白) 好好好，你拿来。

智能 (白) 老爷要什么？

秦邦业 (白) 你言道化缘来了，你拿缘簿来，可在？

智能 (白)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来的慌忙，将缘簿忘却了。

秦邦业 (白) 胡说！

智能 (白) 不错，我在中途路上失落了，待我回去，再取一部来。

秦邦业 (白) 回来！胆大妖尼，言颠语倒，可见得心虚胆怯，想你乃是出家之人，就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不勤守三宝，怎么淫污无耻，勾引了良家子弟？

智能 (白) 呵呵，你讲出此话，从何而起，莫要屈我出家人。

秦邦业 (白) 还是这样讲话，你的奸情已露，难道说你还抵赖不成么？

智能 (白) 有道是这捉贼要赃、捉奸要双，我勾引了哪家的子弟，难道说老爷你就亲眼看见的不成么？

秦邦业 (白) 呀呀呸！你这个妖尼！想我儿秦钟，他是身得病症，都是从何身上而起？你这妖尼，在那庵中，你二人作下了那苟且之事。今日公然前来，寻找我儿秦钟，也是你好大的狗胆，今日岂有你这命在！

书童！

书童 (白) 有。

秦邦业 (白) 我命你去到那有司衙门，唤几个公差前来，将这个妖尼，驱逐出境，以免遗害一方。快去快去。

书童 (白) 哎呀，回老爷的话，我看她是怪可怜的，求老爷，你老人家将她还是这个……

秦邦业 (白) 什么？

书童 (白) 把她赏给小人，作一个小老婆，你看可好？

秦邦业 (白) 呸！胡说！快快前去，唤差人来。

书童 (白) 是是。呀呀呀。

(书童下。)

秦邦业 (白) 呔，你这妖尼，还不实招！

智能 (白) 老爷呀！

(二黄顶板)

听一言不由我浑身乱抖，
尊老爷你必须细听根由：
小尼我与相公无意邂逅，
因此上成就了凤匹鸾俦。
我二人誓天日相期白首，
并非是卖风流逾墙钻隙，
并非是暗地里苟且相投。
可怜我无家女只求援手，
我的老爷呀！
得罢休时且罢休还是罢休。

秦邦业 (白) 呸！

(二黄摇板)

听一言不由得气冲牛斗，
骂一声狗妖尼好不知羞。
今日里你进了我的门首，
你若要活命回日出西头。

(书童引四差人同上。)

书童 (白) 走呀走呀！

四差人 (同白) 人役们与老爷叩头！

秦邦业 (白) 罢了。

四差人 (同白) 谢老爷。唤我们前来，有何吩咐？

秦邦业 (白) 你们不知：我这里来了一个妖尼，她无耻引诱了良家的子弟，败坏风俗。你们将她送到了衙门，去将此事回明你家老爷，将她驱逐出境。

四差人 (同白) 遵命。
走走走。

(四差人拉智能同下。)

秦邦业 (白) 书童！

书童 (白) 喳, 老爷。

秦邦业 (白) 呸!

书童 (白) 哦哦哦老爷。

秦邦业 (白) 快将那不肖之子, 与我叫了出来。

书童 (白) 喳, 要坏了。
有请大相公!

(秦钟上。)

秦钟 (白) 书童何事?

书童 (白) 老爷那里请你呀。

秦钟 (白) 来了, 扶我来。
孩儿参见爹爹!

秦邦业 (白) 儿近前来。

秦钟 (白) 是。

(秦邦业抓住秦钟。)

秦邦业 (白) 呸, 好奴才!

(秦邦业打。)

秦邦业 (白) 你、你、你作的好事!

秦钟 (白) 哎呀爹爹, 但不知孩儿作错了什么事, 叫爹爹生气? 哎呀呀!

(秦钟哭。)

秦邦业 (白) 秦钟呀好奴才! 你这奴才, 那日你去到了馒头庵前去, 送你那姐姐的殡。谁想你这个奴才, 作下的好事。你怎么与那庵一个妖尼, 名叫智能, 你二人通了奸情? 回得家来, 你就身染了重病。谁知道那个妖尼, 她竟敢的大胆前来, 在这门外寻你。这个奴才, 不想被我知道, 此事也是偏偏凑巧将她治法。是我叫了几个公差, 将她驱逐出境去了。你这奴才, 今日这要抵赖了不成么?

秦钟 (白) 哎呀爹爹呀!

(秦钟跪。)

秦钟 (白) 这也是孩儿将此事一时作错, 俱被爹爹知道。还望爹爹将儿饶恕了罢, 了罢!

(秦钟哭。)

书童 (白) 太老爷, 将相公饶恕了罢呀。

秦邦业 (白) 呸! 奴才! 呀! 奴才! 可叹我这年近半百之人, 生下你这个不肖之子。我二老千辛万苦, 将你这个奴才养大成人, 不想你母她今去世太早, 为父也没有缺少训教。为父只指望你用心攻书, 去图上进。哪里知道这奴才, 在外作出这无耻之事。我问你这奴才, 心肝何在? 为父我的脸面何存? 有道是: 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 不想我家世代清白的家声, 就断送在你这奴才之手! 我这老命不要, 你招打!

(秦邦业打秦钟。)

秦邦业 (白) 奴才呀! 好个无耻的畜生! 今日将你这奴才打死, 也是无用, 岂叫吾有何面目, 去见那去世的先人!

(秦邦业吐, 死。)

秦钟 (白) 爹爹, 怎么样了?
(哭) 呵呀爹爹呀呀呀!
(二黄摇板) 这是孩儿不孝顺,
吾父一气命残生。

书童 (白) 哎呀老爷呀!

(书童哭。)

书童 (白) 我说相公, 你也不要伤心了, 保重身体。

秦钟 (白) 书童, 快报与荣国府宝二爷知道。

书童 (白) 你到里面安歇, 待吾去。

秦钟 (哭) 爹爹呀!

(秦钟下。)

书童 (白) 你不必哭了。
呵呀, 老爷呀呀呀!

(书童哭, 下。)

【第八场】

(茗烟引贾宝玉同上。)

贾宝玉 (西皮正板) 自那日与秦钟庵中分手，
他得下冤孽病倒卧床头。
叹好友得此病吾心加愁，
却不能救了他无计进投。
叫茗烟忙带路书房来坐，
吾心惊肉抖擞却是为何？

(书童上。)

书童 (念) 事不关心，关心则乱。
(白) 到了，待吾上前。
里面哪位在？

茗烟 (白) 什么人？

书童 (白) 是我。

茗烟 (白) 哪里来的？

书童 (白) 我是秦府上来的，要见宝二爷，有话说。

茗烟 (白) 你站一站，我给你去回。

书童 (白) 是是是。

茗烟 (白) 相公，今有秦府有来人要见。

贾宝玉 (白) 叫他进来。

茗烟 (白) 是。

来人，我家相公叫你进来。

书童 (白) 哦，是是是，来了。

(书童进。)

书童 (白) 秦禄与宝二爷叩头。

贾宝玉 (白) 罢了。

书童 (白) 谢二爷。

贾宝玉 (白) 秦禄不在府中侍奉老爷，到此有什么事？

书童 (白) 二爷哪里知道：我家老爷与秦相公争吵一番，老爷一气他就死了。

贾宝玉 (白) 怎么，老爷下世去了？你家相公，病体如何？

书童 (白) 还是照常，我家相公命我前来，给你一信。

贾宝玉 (白) 待我前去看看他。

茗烟带路。

(唱) 茗烟带路出府门，

此时叫我意乱心。

(贾宝玉、茗烟、书童同走小圆场。拉开幕，布景房间。秦钟在床上躺。贾宝玉进门。)

贾宝玉 (唱) 见他双目来闭紧，

(白) 鲸卿良友！

(贾宝玉看。)

贾宝玉 (白) 呀！

(唱) 难道生死在今辰？

(白) 鲸卿良友，我宝玉来了！

(秦钟醒，看。)

秦钟 (白) 宝叔么？待吾起来。

贾宝玉 (白) 你不要起来，你是有病之人，好好的静养罢。

(秦钟忍。)

秦钟 (白) 宝叔，想你我交了多年，我此时万念俱交，只是如今有一层的心事，我就是未曾与宝叔你说。握手一别，甚以为恨。如今宝叔到此，叫我在死之前，稍诉苦衷，我这心中安矣。快快叫人将吾扶起来了起来坐坐。

贾宝玉 (白) 茗烟、秦禄，好好扶起秦相公。

(书童、茗烟同扶秦钟，秦钟起。)

秦钟 (白) 呀宝叔！想我秦钟，自幼儿母亲早逝，赖老父将吾抚养成人。指望步步青云，

谁知吾作出此事，有何面目，去见祖先也！

(秦钟哭。)

贾宝玉 (白) 你保重，我要回去了。

(秦钟躺下不理。茗烟引贾宝玉同下。)

书童 (白) 相公安歇。

(书童下。【起鼓】。关电。智能在纱窗内吊下。)

智能 (白) 秦鲸卿，秦相公，负心人呀！

(反二黄慢板) 想当初庵堂别珠泪悲切，
叫一声负心人细听话回：
哭相思害得我哭也无泪，
到如今万念了心已成灰。
还清这风流债魂非忏悔，
从今后吾把那红尘齐推。
观看那大限来一旦同退，一旦同退，
负心人呀！

(二黄原板) 我将那从前事再表一回：
你的父大不该将奴贬界，
大不该将奴名羞落一回。
说罢了女儿情芳心已碎，芳心已碎。

(叫头) 相公！鲸卿！

(白) 你、你、你要随吾来呀！

(唱) 随我到阴台下比翼双飞。

(闭幕。智能下。【起五更鼓】。书童上。)

书童 (白) 相公醒来！

秦钟 (二黄导板) 时才间与智能谈论一遍，

(秦钟醒。)

秦钟 (白) 呀！

(唱) 又只见秦禄在床前。
一霎时不由我心血上翻，

(秦钟吐。)

秦钟 (唱) 万事全休遇大限。

(秦钟死。)

书童 (白) 相公相公，哎呀，相公呀！

(书童哭，下。【尾声】。)

(完)